

迎大年 过小年

春节,是中国最隆重的传统节日,而小年又是迎接春节最响亮的前奏曲。祭灶过后,俗称“大年”的春节进入倒计时,人们开始紧锣密鼓地忙年了,扫房子、赶年集、写春联、贴年画,红火和喜庆气氛逐渐蔓延并浓烈起来。

——编者

往事
重温

祭灶 诉心愿

□崔军峰

味是故乡浓,祭灶的浓香开启了新年的心愿。

民以食为天,腊月二十三祭灶,洛阳人格外重视。一缕缕炊烟,飘荡着祭灶的韵律;一缕缕香烟,舞动着小年的期盼。

祭灶,祭的是灶君。传说灶君是玉皇大帝封的“九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”,执掌灶火,管理饮食,还监察人间善恶,以降福祸。范成大的《祭灶词》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祭灶的场景和仪式。“古传腊月二十四,灶君朝天欲言事。云车风马小留连,家有杯盘丰典祀……”通过祭祀灶神,人们祈求家宅的平安和幸福,希望能够获得福祉和财富。

在家乡,烧饼、芝麻糖和公鸡是祭灶时最重要的祭品。

奶奶会提前和好面,放在炉边发酵。待面团发酵好就忙碌起来,她一边在案板上揉面打烧饼,一边在铁鏊子上烙烧饼。她说,烧饼也叫火烧,预示着日子会红红火火,发面寓意发财,圆形的则象征全家团圆。而甜甜的芝麻糖则用来粘住灶神的嘴巴,让他在玉帝面前不说坏话,多说好话。

晚饭前,爷爷将烧饼、芝麻糖等放在盘中摆好,点上香插进香炉,缕缕香烟便缭绕在整个厨房里。他怀抱公鸡,口中念念有词:“二十三日去,初一五更回。灶王爷呀,您是一家之主,请您骑上骏马,带上干粮,上天言好事,下界保平安。”祭祀结束后,我们就开心地享用这丰盛的食物。

民间有句谚语说:“腊月二十三,灶君爷爷您上天,嘴里吃了糖饭,玉皇面前免开言,回到咱家过大年,有米有面有衣裳。”祭灶其实是请灶君吃好喝好,在玉皇面前多说好话,保佑这家平安幸福,所以灶君更像一个家庭的守护神。

人间逢小年,祭灶诉心愿,所求都如愿。灶神信仰其实是百姓对衣食有余、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。年味在香烟氤氲中的虔诚祈祷里愈加浓厚,在大快朵颐的快乐里愈加浓烈。

小年一过,家家开始准备年货,盼着新年的到来。我们的心愿在短暂的人生中代代相传,在永恒的团圆和幸福中加油,迎接新的一年。

时代
颂歌

春联 话住宅

□郭德诚

春联,是我家一年的卷首语,承载着一家人的希望与期盼。家人内敛,但在写春联上,向来是直抒胸臆的。我家的春联,从来都是自己亲自写。

我家的老宅,始建于何年,已无从知晓。青砖灰瓦的房子,经过岁月的风雨剥蚀,已成了暗灰色。房脊,西低东高,还有点儿扭曲,像是不堪重负的脊梁。斜斜的房坡上,立着小松树一样的瓦松,起风时,随风摇曳。老屋,总是阴沉沉的,采光也不好;连阴雨天,就滴滴答答地漏。爷爷见我呆望着接雨水的小盆,说别担心,这种老房子墙很厚,里面埋着立柱,这叫房倒屋不漏。

老宅破旧,每年的春联,爷爷都用金粉来写。金粉很难调,老是在上面漂着,爷爷就耐心地搅拌调制。他说房旧,衣裳得新,新年得有新气象。那年,他老人家写了一副对联,上联是:瑞雪呈祥经年老屋辞旧岁,下联是:春暖花开修缮焕新福满楼。横批:筑梦待圆。

墨愿成真。来年,举全家之力,又借了点儿钱,翻新了老宅。平房,变成了三层小楼,虽然细高像个炮楼,但一家人别提多高兴了,闻着油漆味儿,都觉得很惬意、舒坦。

我在顶楼放了一把圈椅,摆了一个茶几,供爷爷品茶晒暖儿。楼梯,窄而陡,每次上楼,我都在后面托着他。他上到楼顶,已是气喘吁吁,还不忘吟一句:“不知筋力衰多少,但觉新来懒上楼。”看着一家人住进了新房,他很兴奋。

这年,他老人家写下了人生最后一副春联。上联:数十载梦萦华屋,今朝落成,快意悠然添鹤寿。下联:万千重志寄子孙,他年展翅,豪情勃发耀家门。横批:福满新居。

岁月悠悠,白驹过隙,几十年过去了,一切都在变,但我家自编自写对联,一直没有变。我始终认为,春联不仅是一种民俗,也是一种心声,一种期盼,一个观察社会的窗口。

春联,是贴在家的大门上的,家,也一直在变。今年,政府征迁房建成交工,我又搬进了洛水之滨的雍华苑。小高层,花园式建筑,翠毯绵延,碧草盈眸;繁花簇锦,芳圃溢彩。放一把摇摇椅,坐在阳台上,洛浦美景尽收眼底。绿的是树,红的是花,蜿蜒的是洛水,巍峨的是高塔,凝思是诗,放目是画。想起爷爷写的春联,把炮楼样的小楼称作华屋,感慨万千。今年春节,我拟了一副对联。上联:昔居漏舍,举家力垒成窄堡,梯虽陡,心欢畅,聊将此筑当华屋。下联:今住馨园,凭政策筑就绮境,鸟啼幽,梦飘香,始信斯楼是福居。横批:岁月知味。

那年
那月

过个节俭喜庆年

□宋殿儒

童年时,在农村过年最高兴的是小孩,而最高兴不起来的是父母。小孩子们一年365天,好像都在盼着新年里的那口好饭、那身新衣。而穷人家的父母每到年来时都会皱紧眉头日夜愁——怎样才能弄几斤白面,怎样才能弄几斤猪肉,怎样才能弄几尺布给娃们做身新衣裳。那时的年,对娃儿们来说就是一个喜,而对穷人家的当家人来说就是一个愁。

记得我五岁那年,队里夏天遭大旱,家家户户一年都闻不到麦香味儿。日子行到腊月初八,我和弟妹们就开始缠着父母要过年。可是父母故意不理我们,还恶狠狠地对我们的说:“就知道过年!年有啥好,年就是个吃人的怪!”

而世事行到如今,在苦水里泡大的那一代人仍然对年心有余悸。记得父亲70岁那年过年,本来家里不缺吃穿,也不缺过年的花销,可是,父亲给家里儿子女儿和媳妇们都买了新衣服,就是不愿意给自己买一件。家

里排行老大的大姐自作主张,给父母一人买了一身料子衣,得到的却是一顿骂。父亲骂大姐不给弟妹们带好头,是一个败家子儿……

第二年过年,大姐提前给我们开了个“诸葛亮会”,还使了一个计,说年里谁也不许买新衣,家里也不要买肉。果然,父亲骂大姐当家太失职,没能让弟妹和孩子过上过一个喜庆年。就这样,大姐借着父亲骂人的“东风”,变戏法似的向全家人宣布:“根据父母的意见,我马上去买肉,并转发给家里娃儿们每人一百块压岁钱……”

现在,我们都成家立业了,父母也相继去世,家里再也不用大姐替我们操心过年了。我们的年也换成了富裕年,不仅大胆花钱,还学着城里人把年夜饭搬到大饭店里吃,再也听不到有哪个骂我们是败家子。可是,我和儿子女儿的富裕年里总是感到有缺憾,总觉得过不出那能沉入心底的年味。

我们富裕了,但精神的年里,不能没有父母那个节俭而又欢乐的喜庆年。

我们的
节日

全世
温情

魏爷的年画

□灵魂鸟

我没见过魏爷。儿时,逢年过节跟母亲回她娘家,见到她的叔叔伯伯,就叫我喊魏爷。大姨家是郑州的,与我同岁的表哥每次回来,他却不那么喊,他喊外公。他问魏爷是谁,加上城里人那普通话音,逗得亲戚一圈哈哈大笑。

舅舅家堂屋的八仙桌上,有个相框,黑白照片里有位老人,戴平绒帽,浓眉大眼,山羊胡子,那便是我的亲魏爷——母亲的父亲。

乡下老家,没人知道为啥把母亲的父亲叫魏爷。我认为不过是方言罢了,也没去过这词儿。

母亲说过,魏爷在我出生前一年年关去世。腊八后,一个大雪天,他游乡卖年画回来,得重寒病,从此倒下。

魏爷病故后,我们清理房间,发现床下有个小木箱,里面有本发黄的《三国演义》,一块木模具,下面压着几张年画,是关公和张飞画像。

魏爷年轻时是个木匠,会雕刻,会刷油漆,40多岁因积劳成疾,干不动重活,便靠给家具刷油漆养家糊口。到十冬腊月,活少没事干,开始学做生意,卖年画。刚开始,卖些对子、“门神”之类的东西。

年画“门神”,都是古代名将,威武,镇宅。其中,三国时期的关公和张飞,代表忠义、正直,很受百姓爱戴。然而,山村小合作社和小集市有限,年画总脱销。于是,魏爷跑百十里去洛阳老城批发,一个来回两三天,背一袋子,结果也不够卖。

村里有个小王,跟魏爷学艺,他说魏爷会雕刻懂线条,会刷油漆懂颜料,咋不照着画年画呢?这句话提醒了魏爷,他立刻动起了手。

起初,魏爷用白纸覆在画上用铅笔描出轮廓,然后上色,虽然看着粗糙,但也像模像样,描画出一张,就有人等着要。到了次年冬,魏爷刨了块枣木板,花了半月时间,精工细雕出一副模具来,一天能复印数十张年画来,不用出门,就卖得精光……

年节越来越远,上周末去郑州出差,顺便去看望魏爷的大女儿——我88岁的大姨,但见表哥家的新房里有个“至亲博物馆”,其中有个玻璃柜很显眼,放的是魏爷的那个小木箱。表哥说,这是咱魏爷的“文物”专柜。

听此言,我笑了笑说:“表哥也有魏爷了?”不料,他回答道:“自从我参加汉魏故城遗址博物馆建设工作,不仅知道魏爷的来历,还知道他是历史名人,和关公、张飞有过交情。”

是谁呢?原来,是东汉末代献穆皇后曹节教育子女时,对父亲曹操的称呼,在中原、河洛地区流传至今。

表哥把魏爷的样板画进行了复印,说今后过年就贴魏爷的年画,这是有血缘的“门神”之作。

表嫂是美术辅导班教师,意想不到的,她把魏爷的画模用来做教具,教孩子们学活版印刷、学描绘。

扫房子 擦房子

□陈晓辉

二十三祭灶之后,春节的氛围一日浓过一日。二十四扫房子,便是迎接春节的重要习俗之一。

为什么是“二十四”,而不是“二十五、二十六”呢?奶奶告诉我,腊月二十四这日起,诸神归天,向玉皇大帝述职汇报工作,不理人间事务。这一天,搬移物件或尘土乱飞,不用担心冲犯家中神明。

家里的神明在哪里,我们没有见过。但扫房子的必要性,是显而易见的。曾经农村都是瓦房,屋顶是一根根原生态木头顶成“人字形”,叫作檩条。做饭是烧柴,烟灰特别多。一年到头,一根根檩条积累的灰尘很厚,再加上蜘蛛网能聚成小黑条,一根根黑乎乎的垂下来,必须清扫一番,才好过新年。

二十四这日,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一大早起来,先把锅碗瓢盆依次搬出厨房,放在院子里。再用旧毛巾包住头发,身上裹旧衣服,在扫帚上绑一根木棍,仰着脸,一根根地扫房顶的檩条。太阳光透过窗棂,可以看到一粒粒灰尘在阳光里跳舞。

扫完房顶,窗户、窗台也不能放过。我们帮着奶奶和妈妈端来热水,用抹布擦干净一根根窗棂。虽然累,但那种全家一起干活,迎接新年的欢喜和希望,温馨而真切。

转眼几十年过去,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搬到了城里,住到了高楼上。厨房里是瓷砖墙面、铝板吊顶、石英灶台,用的是燃气灶加抽油烟机,做饭没有一点灰尘。一年到头,做完了饭随手就把灶台和墙面擦干净。到了腊月二十四,好像再也没有扫房子的必要了。

但旧俗不可废。我就指挥家人,把抽油烟机擦洗一番,再用洗洁精和抹布把厨房、客厅、卫生间、卧室擦洗干净。

孩子说,这不是“扫房子”,应该叫“擦房子”。还说,明年咱不要这么辛苦,叫保洁服务,啥都能干。

是啊,生活好了,生活环境更加方便卫生,我们的生活更加幸福了。但我们爱清洁、讲卫生的传统没有变,驱除病疫、祈求安康,腊月二十四,擦房子也好扫房子也罢,打扫干净过新年,寄寓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。